

散文

白发亲娘

■红鸟

娘在71岁的时候,突然右腿疼得厉害,走几步就得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要么就得扶着墙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儿子这才发现,娘是真的老了,头上竟没有了一根黑发,耳也背了,眼也花了,脸上的皱纹也曲曲折折了。

儿子说,娘,赶明儿咱们去城里看病。城里仪器好,大夫好,一定能看好。

娘就唏嘘,城里太花钱,娘也老胳膊老腿了,不看也罢,挺一天是一天吧。

儿子再三劝说,娘就是不依。娘实在疼痛难忍了,就吃几片止痛片,效果是有,但是不长久,药劲儿一过,疼痛又上来了。有时疼痛得整夜睡不着,在床上翻着等天亮。天又迟迟不亮,就索性起来,点亮煤油灯,开始纺线。纺着纺着,纺车上就铺了光色,娘就又到灶房里,蒸馒头,搅面糊……

父亲走得早,里里外外都是娘一个人在操持,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是一把好手。就是种庄稼,背粮食,也和男人一样,百十斤的粮食,扛起来就走,丝毫不会摇晃,一村子的男人女人无不佩服。如今,娘老了,身体也瘦削了,日常家务还可以应付,庄稼活儿实在干不动了。娘闲下来的时候,就经常给儿子讲自己年轻时候的许多事情:哪一年,去城里偷偷买了一身新衣裳,不敢让姐妹们看

见,一直放在箱子里几年,最后竟然小了,不能穿了;哪一年,连下大雨,家里的草屋淋漏了,一家人缩在一起;哪一年,粮食不够吃,她跑几十里外的娘家借粮。讲起父亲走得早,母亲抬眼看挂在墙上父亲的遗像,就抹眼泪。

儿子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儿子想起来自己小时候生的一场重病。小时候,粮食少,总是不够吃,饿着肚子还得去放羊、割草。8岁的时候,儿子得了严重的肠梗阻,一口饭不能吃,一口水不能喝,躺在床上冒冷汗。这可急坏了娘,正是深夜时分,没有自行车,也没有架子车。娘说,儿,起来,娘背你去看病。

到陈城医院有40里,中间还有一片小树林,过了小树林还有一条小河流。那时的娘身体粗壮,手脚麻利,背起儿子踏着夜色就往陈城的方向赶。赶到时,天已大亮。此时的娘,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两条腿如灌了铅一般沉重。

不敢耽误时间,找了大夫,住进了病房。住了一周,儿子的病情好转了,终于要出院了,娘苦闷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出院了,娘要带儿子去城里逛逛。城里很热闹,路两边摆有烟酒摊、水果摊、粮油摊。路两旁的小树上,不时还有麻雀孤独地

啾啾。

娘背着儿子连夜回了家,给儿子喂了药,看着儿子熟睡过去,娘才舒了一口气,灭灯,躺下。看着熟睡的儿子,是那么瘦小,娘的心里一阵酸,眼泪“噗噗”就掉了下来……

娘过了72岁,腿疼得愈加厉害,右膝盖咔嚓咔嚓响。儿子看实在不能拖了,晚上对娘说,娘,走,儿背你去看病。

到陈城医院有40里,中间还有一片小树林,过了小树林还有一条小河流。儿子身体粗壮,手脚麻利,背起娘踏着夜色就往陈城的方向赶。赶到时,天已大亮。此时的儿子,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两条腿如灌了铅一般沉重。

不敢耽误时间,找了大夫,拍了片子,骨质增生,还有积水。医生开了四样药,一个月一个疗程,连吃半年再来复查。娘并无大碍,儿子苦闷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走出医院,儿子要带娘去城里逛逛。城里很热闹,路两边摆有烟酒摊、水果摊、粮油摊。路两旁的小树上,不时还有麻雀孤独地啾啾。儿子心疼娘,一路背着娘,不让娘走一步,娘的一头白发在儿子眼前晃来晃去,儿子禁不住心里一阵酸,眼泪“噗噗”就掉了下来……



■吴敬 书法作品

诗歌

没有月亮的中秋
算不算中秋(外二首)

■徐桂荣

当节日成为一个理由
当月亮成为一种象征
没有月亮的中秋,就是一朵
尚未打开就萎谢了的花
给等待的人,带来惆怅和忧伤

它在窗外漂着,游弋着
先被一场冷雨裹挟
再被浓稠的夜色围困
时而清晰,时而面目全非
湿漉漉的,滴着水

水声亦时大时小,时远时近
那是情怯的归魂赶上故园
又黯然转身。月亮
它就躲在水里,躲在水声里
一直发烧,生病,痉挛
睁不开眼睛

而去年的中秋已远
明年的,尚很早很早

桂花在雨里开着

整个九月都在下雨
整个九月,淅淅沥沥的雨声
不疾不徐,绵绵无期

桂花在雨里开着,在雨里香着
一朵一朵,一层一层,耐着小性子
不急不躁,无声无息

四围静悄悄的,除了淅淅沥沥的雨声
还是雨声。我是唯一一只
天天来采花的蜜蜂

雨越下越大

此时,还加进了雷声,闪电
大地颤抖了一下
又平静如初

水在地上汨汨满溢
到处是小波浪,小漩涡,小水花
街道在水上漂着
草木在水上漂着
整个城市在水上漂着

暮色中的撑伞人
风吹一下,她的伞就歪一下
单薄的衣裙斜斜地逸出来
与粗砺的雨丝保持一致

散文

难忘的中秋节

■王旭

这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但现在想起来还如在眼前。

八月十五,上午吃饭时二姐说:“今天晚上,谁也不能外出!”二姐这话明显是对哥哥说的。

“为啥?”

“见识短!今天是八月十五,是全家团聚的日子,知道吗?”

“咱不是天天在一起吗?”

“你真是……我上学时!”

“你是俺家的人吗?”见二姐举手要打,哥哥早已跑到门外了。二姐姐气得直抹眼泪。二姐姐上中学,住校,周日、假期才回家,到家就逼哥哥看书,因此,哥哥也总要和她的顶嘴。有一多事的人给上中学的姐姐说媒,被我母亲辞了,哥哥就常拿这事儿取笑二姐姐。哥哥的意思是二姐一出嫁就不是俺家的人了。二姐和哥哥只要在一起就要吵架,有时还会大打出手,但是过一会儿又彼此说说笑笑了。今天又是这样。

晚上,月亮早早地挂在东边的天空,圆圆的,大大的,亮亮的,能分辨出地上极小的东西。天空像一个极大极深的隧道,上面镶嵌着几颗豆大的星星。近处的虫唱,高一声

低一声的,诉不尽的思念。

母亲在院子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了柿子、苹果、梨、石榴、月饼,烧了炷香,这是祭月。祭月是老风俗,是祝愿一家平安团聚。

二姐要赏月,泡了酽酽的茶,搬出了最好的竹椅,把一家人全叫到院子里,打开了录音机,放舒缓的音乐,还背着些我不知道的诗文。当时,我不知道她是在营造一种温馨和畅的氛围,弟弟更不会知道,哥哥又有别的事,一心想着捣乱。

“咋能切的一样大小呢?”

“这样切,这样切。”哥哥比划着说。

“这样是八块。”

“几块不一样,都是自己吃!”

“我吃两块。”弟弟闹着。

“不行,今天晚上一人只能吃一块。”

“咱家八口人哪!”

“还有你男朋友!”哥哥拔腿跑出去了。

二姐又气得哭起来。中秋节是团圆的节日,一家人要共同吃一块月饼,以示全家团圆。二姐想着大姐虽结婚了,但不能没有大姐的一份,我们姊妹五个加上父母七口人,要把月饼切成七份。可哥哥想着到外面玩,又找不到借口,就拿二姐开涮,趁机溜了

出去。

“二姐姐,别哭,让妈妈讲嫦娥。”弟弟跑到二姐身边,拽着衣服劝说。

父亲一边骂着我哥哥,一边拿起刀切月饼。爸爸把月饼切成七块,大小一样,二姐笑了。那一天晚上的月饼是我吃过的最香甜的月饼,至今都不能忘记。

我吃完了又要吃第二块,被姐姐拦住:“这是你那好哥的,他回来吃的。一人一块儿才是团圆,少一块儿也不好。”

“吃这一块,我尝了,你吃吧。”妈妈又讲起嫦娥来,弟弟已在妈妈怀中睡着了。

姐姐托着下巴,盯着冉冉再起的月亮,大大的眸子,荧荧发光。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只和她并排坐着,也望着天上的皓月,能看清上面的嫦娥、玉兔、桂树。

“进屋睡吧,天凉了,下露水了。”爸爸说。月亮已升至中天,月光像雪一样洒满了小院子,只几点星星还在闪着。虫唱也越来越响亮了。

“睡吧,月亮对门儿了。”母亲催着。我望着圆圆的月亮,想嫦娥真的在上面吗。

那个八月十五是我一生的梦,一生的牵挂。

散文诗

快乐,在乡野间悄悄流淌(二章)

■仙源竹韵

挣脱了;有时,它们只顾得意鸣叫,却忘记了身后的危险,趁它们正可着劲儿鸣叫的当儿,一下子把它们粘得牢牢实实。

让知了声声叫着夏天,品味着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音乐盛宴,经历了满脸的汗水和通体的燥热,换来了快乐的童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堵鱼虾

兴奋。激动。乐不可支。

盛夏,汛期来临。大门外,哗哗的暴雨,让农家的房前屋后积满了雨水;头顶上,滴滴答答的茅草房,怎能掩藏住豫东娃那颗焦躁不安的心;村头、路嘴的排水口,总是雨季里最令豫东娃牵挂的地方。

一个用纱窗制作的简易蚂虾网,抑或一个拾柴的箩筐,成为农家孩子最常见的捕鱼工具。伴随着哗哗流淌的水流,一群小鱼儿迎着浑黄的流水结伴前行,它们想

要到更为宽阔的大河里,孰知它们正奔赴在将要被捕获的征途上。站在流水里,蚂虾网轻轻晃动,惊得豫东娃一个激灵,赶紧抬网,三两条白鲢和一两个泥鳅正活蹦乱跳地扭着身子,让豫东娃喜不自禁。小手泡白了、皱缩了,脚底板站疼了,仍在所不辞,专心致志地等候着下一群鱼儿的到来。

暴雨下了一场又一场,蚂虾网用了一次又一次,每次堵了十斤八斤鱼虾,男人们总会留下三两斤作为犒赏,让女人们在家给娃儿们煎或烧,剩下的为娃儿们换回三五作业本,还有三五尺做短裤的花布。

伴随着汛期的结束,豫东娃翘首期盼着下一个雨季的到来;鱼儿光滑的脊背,让豫东娃心生好奇和捕获的欲望;火烧鱼那焦黄的体香,成就了豫东娃对新生活的渴望。

粘知了

紧张。炎热。欣喜若狂。

正午时分,二哥偷偷地从娘新和好的面团里揪掉一小块,在小河边洗成一小块面筋,然后把高粱秆上端劈开,用一根近二寸长的小棍撑着,糊上面筋,我们向村西头新育的泡桐树林子里跑去。

在泡桐树林子里,一棵棵新生的泡桐树苗,头顶着把把小伞,像被人催拔着直蹿向蓝蓝的天空,一个个正在得意鸣叫的知了在聒噪地呐喊着,给原本酷热无比的三伏天平添了几分烦躁和不安。

意欲捕捉蝉,忽然闭口立。在树林深处,二哥示意我停下来,他小心翼翼地走向一只正在鸣叫的知了,把捕网慢慢靠近,再靠近。有时,精明的知了发现了危险,“吱”的一声撒下一泡尿,惊恐着窜向云端;有时,它们叫叫停停,二哥瞅准机会,好不容易粘住了,到了伸手去取的时候又